

Shan Shuo Zai Ni De Zhi Tou

● 蒋韵著

HUBEISHAONIANERTONGCHUBANSHE



闪烁在 你的枝头

●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鸽子树丛书

Shan Shuo Zai Ni De Zhi Tou

鸽子树丛书

闪烁在你的枝头

蒋 韵著

有个小孩叫冬冬

方 方著

幸运大流浪

唐 敏著

长大不容易

蒋子丹著

超低空飞翔

赵 玫著

纸上的蚂蚁

林 白著



ISBN 7-5353-1971-8



9 787535 319715 >

ISBN 7-5353-1971-8
I·362 定价: 11.00 元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鸽子树丛书

蒋
韵著

闪烁在你的枝头

HUBEISHAONIAN
ERTONGCHUBANSHE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闪烁在你的枝头/蒋韵著.

- 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1998.12.

(鸽子树丛书)

ISBN 7-5353-1971-8

I. 闪… II. 蒋… III. 儿童文学-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87.4

闪烁在你的枝头

(鸽子树丛书)

© 蒋韵 著

出版发行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承印厂:湖北省新华印刷厂

经 销: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数:1—5 000

印 次: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张:7.125印张

字 数:147千字 插页:3页

规 格:880×1230毫米 32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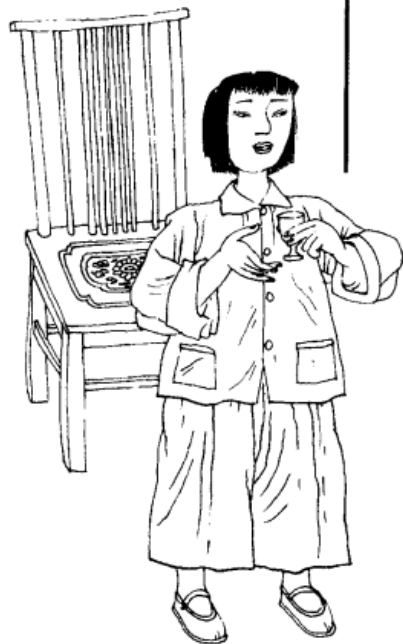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7-5353-1971-8/1.362

定 价:11.00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本书主要人物

表姨忽然在八仙桌对面接过了话头：“妈，今天当着三叔老姑他们都在这儿，我有两句话说，”表姨说着端起了酒盅，一回身举到岁岁子面前，“来，慧明，我敬你一盅！”（第九章）



我和妹妹手提简单的行李站在张兰车站。张兰是一个小站，火车在这里只停两分钟。这站名挺奇怪，像一个女孩儿的名字，有一种温柔的小家碧玉的气息。（第一章）

本书主要人物

“下了第四节课，才听人说你去张兰车站接人了，”这个叫小谢的青年对表姨说，“这就是你接来的客人？”他望了望妹妹，又望望我。他眼睛在我脸上逗留的时间要长一些，我觉得。（第一章）



第二天，姨姥姥下地了。雨没有停，石榴树叶落了一地。姨姥姥顶着触目惊心的紫色火罐印坐在廊檐下，痴呆呆看着母鸡梳理被打湿的羽毛。（第十一章）



凭这温柔的姿容，
你可以把握整个世界，
用别的方式肯定不能这样。

——里尔克



第一章

我和妹妹手提简单的行李站在张兰车站。张兰是一个小站，火车在这里只停两分钟。这站名挺奇怪，像一个女孩儿的名字，有一种温柔的小家碧玉的气息。



火车开走了，站台上很安静。一个陌生的小站，它给人的感觉很……荒凉。

我看到了表姨。

她向我们跑来，挥着手。她看上去非常明亮。我想这是因为天空和阳光的缘故。这里的天空很蓝，阳光很清澈。我喜欢这感觉。我也喜欢表姨。妹妹一下子扑



进了表姨怀里，做出亲热的样子。她总是比我会讨大人喜欢。我站在那里，朝表姨微笑。

“长成大姑娘了。”表姨望着我说。

可不，我们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了。表姨一家是在1962年离开省城的。从前，小时候，每逢节假日，妈常带我们去表姨家玩儿。表姨是姨姥姥的女儿。我记得姨姥姥家住在—一个叫“点膳所”的巷子里，里面有桂花的香气。在我们那个城市，桂花树可是少见的树。我们喜欢在桂花树下听表姨讲故事。可1962年压缩人口，姨姥姥一家人就回乡下去了。那年，我才八岁，表姨也还没从小学毕业。

现在，我十四岁了。

我差不多已经和二十岁的表姨一样高。

“走吧，姨姥姥和姨姥爷在家里等你们呢。”表姨说，接过了妹妹手里的行李——一个帆布挎包，又来接我的旅行袋。我挡住了她的手。我知道她身体不好，不能提重东西。妈妈告诉过我这个。表姨看了看我，“要走十几里路呢，给我，你走不惯。”

我当然没给她，我说：“十几里路算什么？我们长征，一天走过六十里呢。”

这倒不是吹牛，我们真走过六十里，是跟在人家徒步串联的队伍后面，我和夏明霞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俩决定离开我们的城市长征去，我们羡慕死了那些可以走遍天涯海角的红卫兵，他们是多么自由啊。可我们比他们小不了几岁，比初一年的学生只小一两岁，我们却哪儿也不能去，多不公平！我们愤愤不平，四处抗议，可没人理我们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决定采取行动了，我和夏明霞留下一个纸条，跟着一队长征的人马走了。我们跟在人家后

面,沿着汾河走,走出……六十里,差不多吧,也许是五十里,让家里人骑车追上了。说实话,我真庆幸妈追上了我,因为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我的双脚全磨出了血泡,腿也要断了。我坐在妈的车座后面回了家,一路挨骂。这就是我光荣的“长征史”,那年,我十二岁。

现在,妈去了“五七干校”,没人管我们了。我们家,是最简单的一个家,成员只有三人:妈、妹妹和我。我们没有爸爸,爸爸去世时,妹妹才一岁,我四岁。可我对他毫无印象。因为我是在奶奶家里长大的。等我六岁那年回到这个家时,我们家,就已经是只有妈妈没有爸爸了。据说,爸爸死于肠梗阻。是急腹症,而他当时正在水库工地上劳动和采访,病情给耽搁了。我不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刻是不是有点想我,因为,那时,妈妈抱着妹妹匆匆赶到了医院,只有我不在他临终的床边。

他们都说我长得很像爸。

妈去五七干校,在北边山区,不知要走几个月还是几年,她不放心把我们留在城市。我告诉她我完全可以照顾妹妹,料理家务,但妈把眼一瞪,说: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心眼儿?你是想趁我不在学夏明霞,做‘姐妹’,满世界疯,是不是?”你说她是妈妈,我拿她有什么办法?在我的记忆中,我真找不出她办过几件讲道理的事,说过几句讲道理的话。瞧,她就这样把我们打发到乡下姨姥姥家来了。我倒不反对这决定。我一向喜欢新的环境,新的生活。不用讳言我是个喜新厌旧的人。可让我反感的是妈妈的威胁,妈一边给我们





收拾行装一边说：“哼，你姨姥爷，厉害着呢，规矩严着呢，以前，你几个表舅见了你，就像贾宝玉见了贾政一样，吓得避猫鼠似的，我可给你姨姥爷信上写清楚了，让他老人家给我好好修理修理你，管教管教你，你呀，当心着点儿！”

瞧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图穷匕首现，原来把我们流放乡下竟是为了“修理”我。在妈眼里，我简直一无是处，她总是看我这儿不顺眼，那儿也不顺眼。谁知道她给姨姥爷的信上写了些什么？我不是不担忧的，我可不愿意在一个脾气古板、严厉、不通人情的“贾政”统治下生活，度日如年，挨过好几月，甚至……几年！我本来把乡下的生活想象得很浪漫和美好，一望无际的麦田、金黄的油菜花、满山的野果、唱晚的牧童，这一来，我心中的田园生活可就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，变得黯然失色了。

可一见表姨，我心里就愉快起来。她给我那么明亮青葱的感觉。我一下子就知道生活不会像妈说得那么糟糕和可怕。我心里踏实了许多。其实我和表姨之间是陌生的，我六岁回到那个城市，两年之后，表姨一家就离开了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数也数得清楚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在这个叫张兰的车站，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了表姨，我觉得她是我的亲人，真正的亲人。有一种亲人间久别重逢的喜悦和羞涩。

现在，她拉着妹妹的手，走在我的前面。我们出了车站。车站就在张兰城边上，有一条大路通向我们要去的地方——北辛武村。这是一条黄土路，夹在庄稼地里，大概是昨夜下过雨的缘故，有些泥泞。不一会儿我们的鞋底上就沾满了泥巴，变厚了。成长的庄稼散发出湿热的好闻的

气味儿，玉米已经快有一人高，高粱还没吐穗。妹妹一路问东问西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，表姨就一样一样告诉她，这是甜菜，那是红薯，那是棉花，那是胡麻。我知道她其实也是讲给我听。她还给我们摘地里的“霉霉”吃，那是长在玉米杆上的东西，有点甜味，一吃，满嘴都是黑的。

太阳已是正午的太阳。

妹妹闭上了嘴巴。她似乎被太阳晒蔫了。我知道她走不动了。这个娇气包，要是妈妈在这里，准会说：“小芬，你背背妹妹。”好像我不是比她大三岁而是大八岁似的。她真是天下最会撒痴撒娇的一个小孩儿，妈疼她疼得要命。我这个妈，也真是天下最偏心的一个妈妈，就像她看我哪儿都不顺眼一样，她看妹妹，简直没有一处不可爱。同样的错事，我做了，就是行为不端，妹妹做了，就是活泼有趣。有时我觉得她简直就是那个雨果笔下凶狠的德纳第太太^①，而我，不用说就是那个可怜的珂赛特^②了。只可惜，我没有珂赛特那么美丽，那么温顺，而且，我永远也不会美丽。这挺悲哀。

妹妹踢拖踢拖拖着步子，一声不响。她的脸晒成了海棠花一样的颜色，浸着汗珠。这小东西，仗着妈毫无道理的宠爱，一向嚣张得不得了，要在平时，早就该哭过十八回了。可今天，她特别地乖，她知道妈不在跟前，没人吃她那一套。她有点怕我，因为我从来对她都很凶。自从离开家后，她还真没给我找过麻烦。在火车上，她想上厕所，憋了很长时间。大概实在憋不住了，可怜巴巴地对我说：“姐，我想上厕所，你能不能跟我去呀？”

我说什么？我说：“讨厌，一共才三四个钟头，都憋不住？这么多人，都走了，谁给你占座位？”



①② 纳德第太太、珂赛特：法国文学家雨果的小说《悲惨世界》中的两个人物。

结果她一个人去了。

正午的田野，有种奇怪的寂静。没有一丝风。也没有一缕云。虫鸣声弱了下去，忽然又扬起，打着尖亮的颤。天空的颜色也淡了。不再那么瓦蓝。刚刚五月中，就已经这么热。路才走了一半。我叹口气，走到妹妹身边，蹲下来。我对她说：

“来，上来！”

我口气很硬，好像生气似的，好像谁逼我似的。妹妹悄无声息地爬上来，贴在我背上。我们的衣服都湿了。她



用两只软软的胳膊环住我的脖子。她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,我知道。表姨接过了我的旅行袋,这让我很不安,因为她有病。可表姨做出很轻松的样子。表姨说:“看不出,小芬还真是个好姐姐呢。”我笑了。我算什么好姐姐?凶神恶煞似的。我说:“才不是呢。”可妹妹的两只小胳膊忽然搂紧了我。搂得很紧。她甚至把脸贴在了我脖子上。她的鼻息一下一下吹着我的脖颈和脸颊。我心里一热。后来我感到有湿热的东西落在我脖子上,妹妹哭了。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在我耳边说:

“姐,我想……家。”

她没说想妈妈。

不知怎么,我也一下子想起家来。想起那两间朴素的小房子,妈总是把它们收拾得很整洁、干净。我想起阳台上的花,想起摆在桌上的午饭;过水面、肉炸酱、黄瓜鸡蛋皮拌粉丝。你得承认妈是个烹饪高手,随便一样家常菜,哪怕是红烧小萝卜,她也能烧出非常好吃的味道。她总说她把我们的嘴养得太刁钻了。看来妈也不是一无是处,我想。我往上托了托妹妹,让她在我背上更舒服些,她还从来、从来没离开过妈妈一天呢。我想起妈昨晚差不多整整一夜守在她床边,偷偷哭泣……现在我们离开家了,离家几百里远,走在这样一条陌生的黄土路上,有一会儿,我忽然不知道自己这是要往哪儿去。

前面,颠簸着出现了一辆自行车。

响起一串清脆的铃声。铃声很欢快。

“是小谢!”表姨高兴地喊了一声。

骑车人走近了。近了。跳下一个青年。头戴破草帽。草帽下,不是一张农民的脸。黑,可是细致。身穿晒白的蓝





布学生装，高高挽着衣袖。瘦长的脸上，一双眼睛神采飞扬。他来到我们面前，掉转车头，说：

“东西挂上，人，坐这儿！”他啪地拍了下后座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表姨问他，安静的声音里埋藏着喜

悦。

他接过表姨手中的旅行袋、挎包，把它们挂在车把上，他看我发愣，就说：“这位大力士，不想卸包袱吗？”我笑了，把“包袱”卸到了他的自行车上。他地道的北京话真好听。忽然来了一阵风。玉米叶唰啦唰啦响。风把我汗津津的身体吹透了似的。这风来得好畅快呀。

“下了第四节课，才听人说你去张兰车站接人了，”这个叫小谢的青年对表姨





说，“这就是你接来的客人？”他望了望妹妹，又望望我。他眼睛在我脸上逗留的时间要长一些，我觉得。

“亲戚，我外甥女，”表姨回答，“这是，小谢叔叔。”

“小谢叔叔。”妹妹仰起脸，听话地叫着。她永远比我嘴甜。她也不介意人家叫她“包袱”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我想他一定是个知青。北京知青。

好了。我们又上路了。我走得很轻快。虽然太阳还那么高，路还那样坑坑洼洼和泥泞。我又闻到田野的香味了。庄稼、野草、土地，甚至牲口粪，它们在初夏的季节都散发出新鲜的浓郁的气息。我们走过一片棉田，又走过一片西瓜地。我看到了一个小窝棚，像一个小三角凉亭。我想象着在成熟的季节西瓜是怎样一摔就碎流淌出鲜红的汁液。我们走过了一个小村庄，一头吃草的黄牛像一座岛屿似的在田头岿然不动，好像它生来就在那儿一样。还有一座东倒西歪的小破庙，后来我知道那叫五道庙。我还看见了大片大片向日葵，自从我知道了一个叫梵·高的画家后，我对向日葵就有了强烈的偏爱，当然是开花的向日葵。眼前的向日葵虽然还没有开花，但我可以想象出它开花时灿烂的盛况。刚才那一点点想家的忧伤的心情仿佛被风吹散了。我觉得这里真好。又来了一阵风，吹得向日葵叶子哗哗响。身边的表姨和小谢说着话，说着……他们的事情。

“晚上我们有个会，你来不来？”小谢问。

“今天晚上？”

“今天。”

表姨犹豫一下，看看我。我装出不在意的样子，看着